

翠袖乾坤

連盈慧

今屆奪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八十二歲女作家芒羅 (Alice Munro)，雖然之前曾在加國本土先後得過三次總督文學獎，如無記錯，她這次還不止是加拿大有史以來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而且是自有諾貝爾文學獎以來，第一位因短篇小說而得獎的作家。過去文學得獎者，誰不是百數十萬言長篇巨著領風騷？今日文學評論家眼中以短篇小說得佔鰲頭的「加拿大契訶夫」芒羅，怎麼不是自諾貝爾文學獎有史以來的大突破！

無疑，寫得好的長篇小說最見氣勢和功力，（寫得不好的就不必說了）。基於一般讀者的傳統閱讀習慣，直覺上那些厚達二三吋的大部頭，未經過目，便已給上百分之八十印象分了；而且長遠以來，很多人還存有偏見，認為短篇小說不外是寫作者間中自我取樂的雕蟲小技；這就難怪有些作家的長篇小說，就算寫到如何登堂入室，寫起短篇小說也可能神采盡失，完全不是這種味兒，村上春樹便是這樣一個作家；也就從而明白到，摩天大廈的工程師，未必可以設計出像樣的小房間；滿漢全席的大廚師，未必弄得好一碟精美小菜。文字神奇放在不同作家手中，總發揮出不同功力。

也許短篇小說的文學地位，在國際上普遍都不受重視，不然芒羅也不會在得獎後有所感慨，呼籲作家們不要視短篇為玩物而輕估它的文學價值。

芒羅筆下主要涉及身邊生活，對今日大多數都向「大時代」傾斜的作家，少不免認為這類題材婆婆媽媽，早就不屑一顧，丟荒了；這十多年來，試問環顧中外作家，除了芒羅孜孜不倦耕耘她的人文短篇，還有誰肯在這方面付出同樣的努力？芒羅得獎以後，能鼓勵新一輩寫作者，興起短篇小說的熱潮，就是一番新景象了。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家，其實對自己喜愛的體裁和題材，都有一份自我堅持的執着，對他們來說，背後都潛伏「精神可嘉」獎。

海闊天空

蘇狄嘉

個人來說，南高加索之旅是「不一般的旅程」，一點也不假。

南高加索橫跨歐亞三國：阿美利亞、格魯吉亞、阿塞拜疆，在欠缺地理知識、歷史資料、政治觸覺下，要進行「自由行」式的旅遊三國，著實頗費周章，唯有現實地參加由旅遊專家策劃、安排、帶領、「眾樂樂」式的旅行團，友人們皆知此為自家少有的旅遊體驗。

口碑甚佳的俄羅斯旅遊專家彼德帶領的團隊，確是非常受歡迎。三月中報名時，說是不多於三十六人的團隊，四月初繳付團費時才發現參加人數竟達四十二之眾！與如此浩蕩行旅共度十九天的旅程，實在是第一次，真箇是「不一般」！

旅遊專家彼德據說擁有數十年遊走俄羅斯、東歐、西亞、中東的經驗，與在地旅遊代理稔熟，還會說俄語，可以直接溝通，設計的行程、景點、住宿、交通等多方面的安排，均能切合需求，而且行旅中，能夠靈活調度，省卻無謂周章。

既然有專家安排，當然可以事半功倍，搜集景點資料、策劃路線日程、網訂機票酒店等等，一切有人代勞，專心應付搬家，新店安頓停妥，還趕及與芸姐等聯袂到北京天津逛一圈，賀壽兼遊名人故居，不亦樂乎。九月中出發前，收到領隊彼德傳來的「十九天南高加索之旅」詳細無遺的日程、機票、簽證、住宿、天氣、景點導遊等資料，深深感覺「專業就是專業」，終於可以無牽無掛的來一趟「不一般的旅程」。

「不一般的旅程」

琴台聚客

孫浩浩

近日由不同渠道聽到有專家從不同角度去分析未來，其中一位是前財爺梁錦松，他在一個講座上分析了未來五個大趨勢：第一，全球化市場令到所有產物都只能鬥好，要不然就是門平；第二，高科技社會的未來十五年，估計有十五億至二十億個職位將會消失；第三，在財務方面，全部民選國家將會面對納稅少、福利多的局面，重擔自然落到下一代的身上；第四，各國狂印鈔票的局面停不了，打工仔的資產將進一步貶值；第五，人口持續老化，退休年齡將會越來越遲，變相年輕人上位的機會亦越來越少。

如果你是三十五歲以下，聽到這五點推論，應該一定會感到灰爆。但其實這五項分析只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一定要成為人上人，每項工作都要表現得最好，成為精英中的精英。如果你打算放半手，只做人中人，結局只會隨水飄去，成為被淘汰的一員。

這五點推論有部分亦可以搬到電視行裡去，觀眾的要求提升，節目質素要不停的鬥好，粗製濫造的年代已經過去，投資在製作上的成本大大地增加，但資源都只會運用在能提升節目質素的元素上面。過往一台獨大，大家都會覺得大樹好遮蔭，即使有同事的能力未如理想，只要對方的人際關係不太差，大家都會隻眼開隻眼閉，一起分擔他的責任，但如今要求提升了，大家開始會對這些幫

要做人上人

不到手的員工採取零容忍的態度，留下來的都是精英分子，得過且過的慢慢將會被淘汰。這個年代，聽得最多年輕人抱怨的，就是認為自己輪在起跑線上，惱恨自己不懂得投胎，若然出世就是李嘉誠個仔、四叔個孫，要不然就是人上人，否則根本就無可能扭轉命運。如果你這樣想，應該聽這位前財爺梁錦松的身世背景，別看他做財爺做得那麼失敗，但其實他也有過輝煌的日子。梁錦松讀中學時，有個花名叫牛奶仔，那時的梁錦松又矮又瘦，到了中六時，因為成績不夠好，本來無法再繼續學業，他站在校長室外候，向校長訴說，因為家貧屋企無法供他讀書，校長聽了之後，就答應讓他繼續升學，並且讓他每日放學後可以留在飯堂內溫習，甚至在飯堂內留宿。於是他每天回家洗澡後，就返回學校的飯堂繼續溫書。結果他順利考入香港大學，畢業後到銀行工作，成績驕人，當年在花旗銀行，甚至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級主管，是業界中年輕人的偶像。

雖然電視台也同樣面對着老化問題，年輕的一輩被一班老野擋着，無法上位。然而，人雖老化，但節目已不再容許老化，節目要夠創新，就要靠年輕的一輩富有經驗的一群，一起擦出火花。社會變化的速度驚人，iPhone面世未及一年，但十前又有誰會料到，今時今日每人手上的電話就等同一部電腦呢？未來的十年，又有甚麼新產物會出現，還是未知之數，但肯定的是，未來十年，電視業將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激烈競爭，要留下來，就要成為人上人。

越劇：水袖輕甩了一百年

家專業戲曲博物館。在展覽的三廳一廊中，通過140多個版面，758幅不同時代名人的生活照和劇照，300多件實物，我好像快速穿越於越劇聖地，大概感受到了越劇在形成、發展中所經歷的風風雨雨和不斷改革創新走向繁榮的歷程。

忽有一陣陣柔和的二胡聲伴隨着稚嫩、清純的唱腔，悠悠飄入耳際。我以為自己走火入魔掉進了越劇的戲魂中，一問卻是隔壁的嵊州市越劇藝術學校裡有小演員正在排練節目。不由地停住了腳步，屏住了呼吸，在門口冰涼的台階上坐了許久，聽那來自天籟的聲音。

在這個一切都走得匆匆太匆匆的年代，是什麼牽住了我們疾速行走的步伐？是什麼讓我們駐足、斂息靜氣地悉心聆聽？是什麼如此纏綿悱惻、留留戀戀地讓我們不忍釋懷？讓我們如此放不下、揮不去的只有越劇，是她那種婉約清麗、足以繞樑三日的江南絲竹之音；是她那種雅致如詩如畫、高潔似行雲流水的辭藻；是才子佳人在小橋流水間、於花前月下的纏綿；是陸游和唐婉的千古絕唱、悲音長留沈園的《釵頭鳳》；是梁祝有情人不能成眷屬的長恨綿綿無盡期；是風流倜儻的小生，多情自古空餘恨的惆悵，是纖纖的小姐那水袖輕甩的溫柔，那一剪含情繡態的幽幽目光，似一朵水蓮花不勝輕風的嬌羞，欲說還休，欲說還休……



越劇《陸游與唐婉》。 網上圖片

聽不懂戲裡唱的是什麼，但他能意會其中的韻味，也能看得懂東方女性特有的溫柔與美麗。我只能相信，藝術是無國界的。

有時我也在想，越劇為什麼能夠流行那麼多年依舊沒有老去，當我行走在越劇故鄉的土地上時，我找到了越劇深入土地的根。

走進嵊州就像走進了一個大大的戲場，一座座構架獨具匠心的古戲台，或隱居在窮鄉僻壤，或靜臥在鄉鎮集市。嵊州曾經有多少古戲台，誰也說不出準確數據。但據該市文物管理部門的統計，目前尚存的古戲台約有200個。其數量之多、形式之美、建築之精，在全國也不多见。這些古戲台記錄着當年的鑼鼓喧鳴、江南絲竹，記載世代民間藝人的艱辛生活，也收藏着簇擁的人群、如雷的掌聲和喝彩。

古戲台的歷史，蘊藏着獨特的古越文化。就是在這些古戲台上，誕生了我國第二大劇種越劇，走出了享譽海內外的「越劇十姐妹」中的袁雪芬、傅全香、筱丹桂、范瑞娟、尹桂芳、竺水招等6位越劇表演藝術家。

這些經歷了一百多年風風雨雨的古戲台一直都是春去春又來，年年歲歲都在開着美麗的花朵。逢年過節、喜慶典禮、廟會趕集，人們總要邀來戲文班子，在古戲台上演上三天三夜。其中，瞻山廟古戲台是目前演出最多的。近幾年的廟會期間，瞻山廟古戲台日夜演戲，吸引了無數的戲迷。隨着旅遊事業的發展，瞻山風情遊，越劇尋根遊別開生面。曾經有來自上海的越劇迷同嵊州的越劇迷一起在這個古戲台上同台演出，盛況空前。

我曾經走進嵊州鹿胎山麓東側的越劇博物館，一座外表呈淡灰色的仿古建築，是朱穆之先生題寫的館名。據說這是全國首

種時尚元素。現在的越劇除了一如既往地盡情柔情和浪漫之外，又糅合了現代的智慧和理性。而諸如搖滾、現代舞、空間移動、音樂配器等多種時尚元素的注入，使越劇更符合現代人的審美品味。連那些喜歡搖滾、勁歌、RAP的年輕人也會把唱或者是聽越劇當作休閒方式之一。

越劇和流行歌曲一樣，不僅僅屬於舞台的，也是很民間的。上歌廳K歌，常有不少點唱越劇的人，江浙一帶的人都會哼幾句梁祝寶黛的越劇唱段。

盛夏的夜晚，杭州的西湖邊兒，常常可以看到納涼的人三五成群自發湊成臨時的草根班子，吹拉彈唱，你方唱罷我登場，柔媚的越劇唱腔氤氳在空氣中，凝結成一種杭州好聲音。

我雖然不是鐵桿的越劇粉絲，卻也常常會在西湖邊散步時被這種美麗的邂逅吸引，然後駐足聆聽。或者是情不自禁地跟着小聲哼吟幾句，做一自娛自樂的票友。

「天上掉下個林妹妹，似一朵青雲剛出岫。只道他腹內草莽人輕浮，卻原來骨格清奇非俗流。嫋靜猶似花照水，行動好比風拂柳。眉梢眼角藏秀氣，音容笑貌露溫柔。眼前分明是外來客，心底卻似舊時友。」

在哆哆甜甜的唱腔與靈巧輕盈的身段步態之間，似一陣陣清風無聲無息悄悄拂過面頰，現實世界中的競爭、喧囂嘈雜，以及自身的那些心浮氣躁漸漸離去，心情久久地流連於寶黛初相見時的那份美好之中。

我也常常在西湖邊兒看到有不少金髮碧眼的洋越劇迷，聽得如癡如醉，搖頭晃腦、手舞足蹈着，嘴巴在無聲中張合着，似在模仿。有一次，在一曲終了時我問一位聽得很着迷的老外是否能聽懂。他好像很興奮有人聽他的感受，告訴我，他是浙大的留學生，雖然以他學到的那些中文還

癡呆

癡呆是不是就是失憶？多數是的，因為當一個人發呆的時候，他一定是想不起一件事而極力追憶。這是短暫的癡呆，我自己就不時會有這樣的情形出現。最常見的是，用慣了電腦打字，會忘記書寫的文字。遇到要書寫時，就會呆呆地想着電腦是怎樣打那個字。我算好了的，因為我打字的輸入法是台灣的大易，和書寫的筆劃一模一樣。

樂堅山水畫

樂堅是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圖書系首屆畢業生，又是「八五美術新潮」的親歷者，做過離經叛道的藝術探索，其「佛系列」就曾以其驚世駭俗的構思而被視為大逆不道，他通過對佛的概念的闡述，來表達內心深刻的體悟。但經歷過十多年的潛修、沉澱，尤其是主編了一系列大型美術畫作、時尚雜誌，乃至投身到方興未艾的動漫行業後，他對傳統文化作了反思，創作又回歸基本。然而，重操故業的畫家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將當代意識融入古老的筆墨技巧中，十年苦功下來，數以百計的漸進「山水系列」和「石系列」形成規模，自成風格，它們或六尺整張，或是鏡片斗方，紙本和布面效果各異，取法宋元，博採明清，具傳統國畫的神韻，又突破傳統造型，畫面有意無意間呈現異端，筆下的山、水、樹、石互為交錯穿插，細看無章，遠觀卻氣勢不凡。

有個笑話說，有個人在辦公時想起了某件事，便用橡皮筋綁着手指，以示提醒。當他回到家裡，在吃飯時看到手指上的橡皮筋，知道提醒自己的事是什麼，想，怎麼也想不起該做的事是要去做的事，但想到半夜二三點時，終於想起了，原來明天一大早要見客人，需要早睡。

現在的智能電話都有行事曆，看一看就不會忘記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但是，如果連看一看都忘記了，那就要去檢查一下是不是真的患上癡呆了。

跟早期「佛系列」的重彩不同，這批山水畫在揮毫灑墨間，既有國畫的朦朧意境，又見油畫的寫實凝重，予人想像。山水畫是中國畫的一個重要分支，強調「平遠」、「高遠」和「深遠」，樂堅的風格則屬後者，他以遠近山的形狀深淡對比，畫出立體，製造出山谷深邃又近在咫尺的效果。

隨想國興

癡呆是不是就是失憶？多數是的，因為當一個人發呆的時候，他一定是想不起一件事而極力追憶。這是短暫的癡呆，我自己就不時會有這樣的情形出現。最常見的是，用慣了電腦打字，會忘記書寫的文字。遇到要書寫時，就會呆呆地想着電腦是怎樣打那個字。我算好了的，因為我打字的輸入法是台灣的大易，和書寫的筆劃一模一樣。

獨家風景

呂書練

鄧麗君六十冥壽永不忘

不知如何，踏入了十月份便到處鄧麗君起來，十月十八日著名演員焦媛領導她的實驗劇團精心籌辦了「台《鄧麗君傳奇》」之首演，在她男友高志森及好友宣傳高手葉潔馨協助下，聲勢甚大。未正式在上環文娛中心登場前，江湖已有一「焦媛全裸演鄧麗君」之震撼傳聞。鄧麗君之愛嬌全裸演鄧麗君了一個時候，她的性感都是隱含在骨子裡的，稍大膽的「感性」也未試過。以阿杜和她一生接觸中，唯一一次大膽之舉，是一九九三年她和好友林青霞同遊星城，剛住進一天體沙灘旁之酒店，兩個亞洲名女人忽然發神經，童心大發，表示「我們也去游一游天體泳，一人一架相機，我拍你，你拍我，留下一個生命最閃耀的紀念。你有膽嗎？」鄧麗君回說，裸就裸，反正黃昏天人們也看不清是誰，如是兩個人就在康城沙灘上下不穿你攝我，我拍你，攝完之後，這兩卷菲林拿到哪兒沖印呢？商量結果是拿回香港交給阿杜，此人家有私人黑房，不必拿到外面沖，可以守到秘密，結果一個月後阿杜擁有亞洲世紀兩大美人之全裸底片，可惜當年塞在行李中搬來搬去行李太混雜，結果不知去向，以後再找了幾年也找不回來！

焦媛作總監編的這一段《鄧麗君傳奇》是不是就取材自這一段作為全劇中心，阿杜沒看過首演，不得而知。若果有這一段，代表戲中對手林青霞的全裸一樣有，如果真的「雙美同天」（同樣大體）那就真的太精彩了。為紀念鄧麗君六十冥壽，本年十月響了這一頭炮，十一月中國五大城市五大鄧麗君歌歌比賽五位冠軍，到北京演出後將齊集香港，在港開「永遠的鄧麗君」紀念演唱會，並順勢發動一個「萬人齊唱鄧麗君」的申報健力士紀錄大歌，這五大城市全國五個冠軍，分別為廈門歌手首在維也納金色大廳揚名的鄭鄭芬、山東冠軍谷佳倪、雲南鄧曲冠軍袁明清和代表香港的星海藝術團冠軍暨導師黎惠蘭等，如此三大兵團由鄧麗君生前永遠演出司儀星淑梅義務報幕，這一台鄧氏檢閱之胞兄三哥鄧長富特來港參與演出，這一來哄動世界鄧迷，目前已有了過萬鄧迷向歌迷會訂票。這一場還不是鄧麗君六十冥壽之總結匯演，鄧麗君六十冥壽正日為二〇一四年五月八日，香港有個萬人合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的紀錄性個唱，如此一來確在此構成了一個鄧曲高潮，真正地說出「鄧麗君，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

杜亦有道

阿杜

焦媛作總監編的這一段《鄧麗君傳奇》是不是就取材自這一段作為全劇中心，阿杜沒看過首演，不得而知。若果有這一段，代表戲中對手林青霞的全裸一樣有，如果真的「雙美同天」（同樣大體）那就真的太精彩了。為紀念鄧麗君六十冥壽，本年十月響了這一頭炮，十一月中國五大城市五大鄧麗君歌歌比賽五位冠軍，到北京演出後將齊集香港，在港開「永遠的鄧麗君」紀念演唱會，並順勢發動一個「萬人齊唱鄧麗君」的申報健力士紀錄大歌，這五大城市全國五個冠軍，分別為廈門歌手首在維也納金色大廳揚名的鄭鄭芬、山東冠軍谷佳倪、雲南鄧曲冠軍袁明清和代表香港的星海藝術團冠軍暨導師黎惠蘭等，如此三大兵團由鄧麗君生前永遠演出司儀星淑梅義務報幕，這一台鄧氏檢閱之胞兄三哥鄧長富特來港參與演出，這一來哄動世界鄧迷，目前已有了過萬鄧迷向歌迷會訂票。這一場還不是鄧麗君六十冥壽之總結匯演，鄧麗君六十冥壽正日為二〇一四年五月八日，香港有個萬人合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的紀錄性個唱，如此一來確在此構成了一個鄧曲高潮，真正地說出「鄧麗君，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